



关河口的雨

侯建臣

潭。花飘蝶影惊鱼穴，风送涛声破鸟庵。相接云峰传八阵，劈边入至把兵谈。”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吟诵之声，那个叫卢承业的人站在此处，耳朵、眼睛该是应接不暇的。他是不是也是在一个阴雨天来到了这里，看着眼前的黄河和关河，听着涛声、风声和树叶落地的声音，让情感在绵绵的雨里发酵，酿出这被充满乡土味道的北方口音朗诵了几十年、几百年，然后是一几千年的绝唱。

关河，既是偏关之河，又是把河冲关起来的关。那北岸的高处，高大的墩台俯瞰着河与河的交汇口，便有一双双三双四双眼睛都盯着那河口。有另一个墩子，窝在离河口不远的对岸，中间一座桥是它们搭起来的手，作出一个典型的“关”的姿势。

关河入黄河，是山让开了道，那山便成绝壁。两壁夹着一河，是恭让，也是送别。坚硬的石头，在此地直立，且露出斑驳的纹理，让两河之水看到了坚硬之下的斑斓与不舍。

五

雨没有要停下的意思，天地间仍然是不绝如缕的线谱。

披了雨衣与潘君沿壁而下，雨打杂草，雨打树叶，雨打碎果，雨打落花，那草那叶那果那花，拥着一条并不算齐整的石板小径，向着河的方向一直绕下去，像是要走到地的深处，像是要走到水的深处，更像是要走到时间和历史的深处。

且雨打日子里的一切记忆，我们成了雨滴或者声音，又或者一抹行走的记忆。

河之一隅，是古典的村落。房屋古朴，巷幽街窄，一墙一屋，一砖一瓦，一道破旧的还没来及修或者压根不再准备修缮的篱笆，像是要把什么东西留在这里。行在其中，木格的窗户、檐上的旧草、墙体的老字、壁下的苔藓，它们无言，却真的留下了什么。

一只灰白斑的老狗，蹲在一个高大却不再完整的大门之下，是在看雨，或者看天，间或看一眼走过的我们，便眯了眼睛，把头枕在两爪之间，不再动弹，已然把这村、这雨、这远来的客人当成它梦里的幻影。

我们也倏然变小，越来越小，慢镜头般进入它的梦里，再就走不出来，成为贸然闯入者或者穿越者。

六

桥是五孔还是七孔，新的。听说旧过，听说比现在还坚固，是防水，也是防人。

是若干年前，那水的对岸，有另一群人以另一种方式活着，却又总要下到河上，找一个可以穿越的地方，到这水的这一边，谋一些活下去的物质，比如粮食、铁器，比如茶叶，等等。而这河的人口，便是通道。进了这河道，便有好几条道可以进入关内，便有好几个坡可以爬上这边的土地、田野、村庄，于是那桥便成了一道墙。这边的入就在两边的高处筑起了墩台、墙体，日夜防守，成为长城

的一部分。志载，宣德九年明官兵跨河筑了一座三孔石桥，桥上修有重楼，将关河与黄河的交汇处横断隔开。成化二年，又从老牛湾沿黄河东岸修筑黄河边墙，长城过东西向的关河口峡谷时，墙体从河北侧的陡坡跳下幽深的河谷，然后又爬上河道南侧的陡坡，长城墙体在关河峡谷呈“V”字形，严密封锁着这道河谷。在修筑长城墙体的同时，在关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河畔上，修筑了一座雄伟的墩台，镇守河道，严防船只通过关河进入偏关境内。在关河北侧的黄河崖岸上，也修筑了高大的烽墩，犹如望河的兵士，与河谷里的墩台遥相呼应。

现在的桥，只是让人看风景的。桥的这边，是关河口村高高低低的房屋；桥的那边，有船系在岸边，等待着悠闲的游人。“你站在高处看桥，桥也在河中看你。河水装饰了你的眼睛，你装饰了周围一切的梦想。”那几孔，是几只眼睛，看着从偏关流过来的水流拐过一个360度的弯，拥着挤着来了。又看着它们簇拥着，去见另一些水，去见一条更大的河流，去完成它们从此以后的开始。

远处有个平鲁县，平鲁县有个野狐沟，野狐沟及其下游鸭子坪村的吕洪沟，生长着一眼一眼一泉，这一眼一眼一眼冒花或者别的什么名字大大小小的泉水聚到一起，流经老营堡，流经偏头城，把水声和涛声留在身后，留在史学家顾祖禹的《读书方舆纪要》里（“关河在县北百十里。源于朔州界，流经偏头关，西北入黄河。”），最后汇入从西边流下来的黄河。

桥的那边，仍有人家用朱红的对联，与当下连通：“平安如意千日好，人顺家和万事兴”，这是普通的至理，也是人间的大愿。而那一方大“福”，终就暖

了这天地间所有的冷与无奈。

七

这村，想是与这防守有关。这村民，想是与当年驻守之官兵有关。

远来的官兵，日夜与这里的河厮守，与这里的风雨相伴，冷月清霜，让梦寂寞而耐耐，便有女子坐了驴车马车或者步行着来到这里，便有房子成了一个家，便有婴儿的哭声在某一个黄昏、某一个黎明、某一个雨天、某一个雪季响起。于是这里便有了人间烟火，有了世态人情。

有不安岁月，也有息战时光。在相对和平时期，关河口的军事要冲就演变成商贸要道，似乎成为一个批发市场，偏关境内的汉人从此购换上草原民族生产的货物，回到偏关县城进行零售，周边百姓纷纷到县城里购货，于是就形成了商贩辐辏的局面。曾经的关河口村，村边就是码头，村内有许多商铺，茶叶、小米、铁器、马匹、皮毛、奶制品在这里得到交换，也让这里的河面上出现浆声帆影，号子声声，鼎沸的人声和熙攘的车马，给这里的某一段岁月留下值得回味的画面。

如今，那石窑石墙、门券铁环、幽深的小径小巷，人迹渐少，话语渐稀，却有一对又一对麻雀把这里的生命不断延续。

八

我与潘君，行在雨中。

不知道是若干年前的雨下在此时此地，还是我们走进了若干年前。

恍然之间，那桥上有兵执长枪而立，那村中有男女相问可否，那屋里有小孩打闹的声音阵阵传出，那对岸有披着羊皮的宽脸膛男人朝这边眺望。

雨声依旧，是天地间永恒乐章。人间，已是另一番景象。

我肯定是听到了说话的声音，低低的，密密的。

贴着黑暗的墙壁，或者，黑暗就是那些话织起来的，所有的话纠缠在一起，就是墙了。

是这家的奶奶和别家的奶奶拉陈芝麻白谷子？是这家的母亲和别家的母亲说孩子们的窘事？是二三闺蜜说那甜甜涩涩的心事？

或许都是，或许都不是。

又或者，就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盯着墙角、苍蝇、一束光、行走的钟表……“牙牙”自语，没有谁能听懂他（或者她）在说啥，但他（或者她）终是在说啥。似乎是，远处的一片花开了，一缕烟掠过了树梢，一朵云缀在天衣襟之上，一只鸟粘在五线谱上忘了鸣叫。

它们，都在听这天籁之音？

二

睁开眼睛，那声音真切了：扑喇……扑喇……扑喇……

雨声，在外边晃动。窗帘忠于职守，但阻挡不住声音流动的力量。恰如时间，阻挡不了河流。

是昨天的雨延伸到了今天？还是今天是昨天的延续？

终是睡不着了，看表，已经是六点二十五分。起床穿衣，推门走出宾馆，湿气与凉气扑面而来。梦便远了。

宾馆的顶上，是看风景的地方，爬着楼梯上去，眼里是迷蒙的雨线，听到的是鼓乐、弦乐、声乐，在时间里渗透。下雨的天气，一切都是乐器，随便敲打，便是交响。站在雨中，人便也是乐器，或者干脆就是一个音符。

“关西形势若崎岖，北塞天潢折向南。岩戍飞楼悬吐剑，河翻浪雪点幽

秋日赏文瀛湖

李登峰

美图一卷示人前，绚丽湖光叹万千。金鲤游来金水岸，白鸥飞向白云边。声嘶浪涌摇花鼓，片片红霞铺彩笺。细看文瀛成方砚，谁持巨笔写宏篇？

塞上秋怀

郭永忠

年华轮运水飞驰，魂梦匆匆塞日迟。柔柳缠情才打理，恒山刚劲迤逦时。欣闻雁雁云头唱，笑看蝴蝶草上悲。唤得清风千万里，再披金甲壮秋姿。



秋色宜人

汤青摄

花栗鼠

刘增元

夜晚的小雨把天空和地面洗涤一新。清晨，一阵清脆的、像是谁躲在沟边打榧子的声音从半开着的窗子外面传入屋里。轻轻推开窗子望去，原来是一只调皮的花栗鼠，蹲在我家用以作院墙的本棚栏上，向不知藏身何处的同伴发出联络的信号。

花栗鼠在当地被叫作“犴铃”，我想和它的形态、生态有关吧。动植物的地方名往往比它们的学名更为生动。花栗鼠是松鼠科最漂亮的一种动物，大约也是这个家族中体型最小的成员。它的身体是黄褐色的，背上有五条纵纹，身后拖着一条美丽蓬松的大尾巴。如果近距离观察，你会发现它还有许多迷人的地方：花栗鼠的眼睛大而圆，看上去很天真；脑袋近于椭圆形，和身体的比例如同大熊猫或人类的儿童一样，近于幼态，所以很得人喜爱。花栗鼠生性活泼，行动敏捷，大大咧咧，胆儿也比较大，对陌生事物特别有好奇心，且非常温顺，又不害怕人类，很多人愿意把它们作为宠物饲养。

养过花栗鼠的人都知道，它的两颊内有两个富于弹性的颊袋，大得可以装进多达三十粒葵花籽仁。观看花栗鼠吃葵花籽的模样，那是很有趣的。你看它翘起尾巴蹲坐在书桌、床头或你的手臂上，两只小手捧着葵花籽，窸窸窣窣地啃着葵花籽的壳，将籽仁藏入颊囊，然后又捧起一粒窸窣窣地啃，模样非常可爱。

在野外观察花栗鼠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，我曾见过花栗鼠与野兔相互逗逗，才知道动物们也是有童心，也是需要玩乐的。我还见过花栗鼠被喜鹊追打，抱头鼠窜的样子着实好笑。最常见的是它非常胆大的盗窃行径，从树上偷摘黄熟的杏子，坐在颤悠悠的向日葵花盘上抠出葵花籽装满自己的颊囊，非常的理所当然，全无愧心虚的样子。

秋天来的时候，也是花栗鼠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，这一项居然和当地的农人毫无二致，只是多少有些名不副实罢了。花栗鼠的洞穴很讲究，卧室、贮藏室、厕所、通道等统统俱全，像不像单元楼的住户？花栗鼠在漫长的冬季基本上是在洞穴中度过的，饿了就吃，吃了就睡，睡醒来上厕所，再吃再睡，一直等到来年春天，储藏的食物告罄，这位兄台才从洞穴里钻出来。

清楚了这些，就知道秋天之于花栗鼠是多么的重要。花栗鼠能否度过白雪皑皑的漫长冬季，最重要的保障就三个字：仓廪足，所以，秋季是花栗鼠在野外最勤

劳最活跃的时候。如果食物囤积不足或者遭到抢劫偷盗，它就无法撑过冬天。

我前面提到的那只花栗鼠，经常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在我家附近出现，算起来，大约也是一个多星期了。我家小院建在天赐沟边上一块不大的平地上，举目东西，是天赐沟郁郁葱葱的杨树、柳树、松树、杏树和海棠树，还有满是小鱼小虾的淙淙小河，眼界倒是宽宽。再看花栗鼠蹲坐的地方，不但可以远眺，而且连我院子里的一草一木尽在眼底，而最先进入它视线的，无疑是那些正在成熟的向日葵。

毫无疑问，它的意图是在那些向日葵身上。

不过，在我院子外面眺望向日葵的花栗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手，因为黑狗的宿舍正在那些向日葵的下面。黑狗是一只纯种的黑狼犬，绰号“果园老大”，性格和灰狗截然不同，毛毛躁躁莽莽撞撞，是个非常好事的家伙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狂吠不止，我想，便是从它头顶掠过的斑鸠也嫌它讨厌。只要那只花栗鼠一出现，黑狗就怒气冲冲朝着它狂吠，把铁链拽得哗啦啦响，花栗鼠便吓得赶紧逃走了。几天后，花栗鼠发现黑狗的势力范围也就那么大一块儿，和它讹诈威胁的程度很不相同，花栗鼠的胆子就大了许多。花栗鼠跳下栅栏，攀到向日葵上面，颤颤悠悠，像是在挑逗黑狗。黑狗这时候完全疯了，全不顾颈上的铁链子，四条腿原地奔跑着，间或一跳老高，脚下的泥土翻作一堆。它咿咿着眼睛怒不可遏地瞪着花栗鼠。而花栗鼠此时却坐在开始泛黄的向日葵圆的花盘上，两只小手捧着向日葵籽，不紧不慢地剥出仁儿来。

花栗鼠以为黑狗的势力范围也就那么大，所以有时忘乎所以，根本没想不到有一天黑狗把铁链挣断了。于是，这个狼的叔伯兄弟一样呼啸着射向花栗鼠。花栗鼠当时正蹲坐在向日葵圆盘子上，细心梳理蓬松的尾巴，也算餐前的开胃动作吧。我经常在野外看到花栗鼠梳理皮毛，因为它们个个都是喜欢干净的小家伙。当花栗鼠发现险情溜下向日葵准备逃走的时候，黑狗已经呜呜着向它盖上了去了。多亏这“果园老大”慢了半拍，花栗鼠又小巧机灵，黑狗那巨大的前爪只按住花栗鼠那条美丽蓬松的大尾巴……

花栗鼠像壁虎一样丢掉尾巴逃命去了。

白露过后，向日葵全部成熟，就收获的时候了。我把它们一棵棵砍倒，将籽粒饱满的葵花盘子收集到棚子下面吊起来风干，留着明年继续播种。我故意留下一些脸盘儿小些的向日葵没有收割。我希望那只丢掉尾巴的花栗鼠还能光顾我这里，多收藏一些粮食，也好平平安安地度过这个即将到来的寒冷冬季。

大同市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郭德恒

梁培林

在山西大同，有一位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，他的名字叫郭德恒。郭德恒，山西浑源人，生于1916年，他几乎一生与火药联系在一起，年少时即从事此业，凸显其才，在他的经营之下，“自成一成火药厂”成为当时大同乃至山西同行业之首，人称“火药王”。

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郭德恒祖籍浑源县麻庄村遭灾，世代以种地为生的郭家生活无计，其祖父郭世昌带领家人举家迁到大同城，租住在九龙壁后的金泊仓巷。当时那里有一家郝炮铺，郭世昌的两个儿子郭步祥、郭步寅（郭德恒之父）就给郝炮铺当伙计，以二人的薪金维持全家人的生活。3年后，郝炮铺因经营不善倒闭。此时郭步祥兄弟二人已经完全掌握了黑色炸药和花炮的制作技术，于是就筹资盘下了郝炮铺的设备，起名“自成一成火药花炮铺”，自己干起来了。次年，清王朝修筑京汉铁路，黑色炸药需求量大增，郭步寅抓住机会承揽了大部分黑色炸药的生产任务，签订合同后，还得到了30%的预付货款，当年产量达到5万余公斤，产值4万余元（银元），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京张铁路开工建设，郭步寅承揽了全部黑色炸药生产任务，并在北京的下尾店和张家口的臆桥开设两家分厂，当时生产能力达年产15万公斤的规模。同时，郭步寅还在大同北门外开了荣复粮栈，每年也能获利数千银元。但是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。先是北京下尾店分厂发生爆炸事故，厂房、设备全部炸毁，损失惨重，后是张家口臆桥分厂被洪水冲毁，1926年国民军围攻大同荣复粮栈被洗劫一空。三次天灾人祸损失惨重，郭家的生意陷入崩溃边缘。

郭步寅有两个儿子：长子郭德恒，

次子郭德才。父母认为郭德恒天资聪明，人才出众，自幼对他倍加喜爱。他7岁时被送入大同师范附小读书，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同师范，读完初师准备继续深造时，母亲突发疾病去世，父亲无心经营企业，于是作出让郭德恒放弃学业去当掌柜的决定。

1929年，14岁的郭德恒走上任。他把花炮铺改名为“自成一成火药厂”，自任厂长。同时筹资2万银元，雇工40名，生产专供煤矿使用的黑色炸药，第二年生产能力就达到年产8万公斤的规模。正值郭德恒准备大刀阔斧地大干一番时，1930年，蒋介石、阎锡山、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开始，阎锡山失利，大同很多企业纷纷倒闭，但自成一成火药厂未受大的影响，不但生存下来，还得以不断发展。

郭德恒接任厂长以来，十分注重产品的品种和质量，在抓好黑色炸药生产的同时，还开发出了“七数鞭”70响的小鞭炮和做工精细的两响炮，而且这种花炮远销到北京、天津、陕西、甘肃、宁夏乃至青海、新疆一带。由于郭德恒经营有方，到1937年，资本达到4万余元，郭德恒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同火药业代表人物。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京、津、冀、晋相继沦陷。日本侵略者急于掠夺大同丰富的煤炭资源，很快在回家梁办起了黄色炸药厂，专供煤矿使用。日本人不准办私人火药厂，将自成一成火药厂的生产设备和原料、产品全部没收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，日本投降。郭德恒一面参与各界人士的欢庆胜利大会，一面着手重振自成一成火药厂，又投资了1万余大洋，使黑色炸药生产很快开张。由于设备更新，工艺先进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，当年就收回全部投资，还获得不菲的利润。这一

年，郭德恒又开办了印刷厂、复兴粮栈等十几家企业，资产已超过10万大洋。

重新开张一年后，内战爆发。国民党阎锡山军队严禁一切货物出城，并强制征兵，收缴各种苛捐杂税。1947年底，国民党城防司令部主任安永川下令向“自成一成”征兵20名、军马30匹，郭德恒只好将雇工疏散回家，以10350元大洋折抵兵马缴付，又被以“有意疏散人员，瓦解征兵”为名罚款4000大洋。不到一年时间，安永川以各种名义横征暴敛共计索要了82300余元。眼看工厂不能开了，郭德恒举家迁往北京居住。

1949年4月，大同解放前夕，晋日部下劝郭德恒回大同重操旧业。此时，郭德恒看到北平解放后党和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，发展生产，繁荣经济，在政策感召下，他增添了回大同重操旧业的信心。5月1日，大同和平解放，没几天，大同市政府三区区委书记刘荣如、区长张树芳二人亲自找到他，表明政府支持尽快恢复火药厂，并向他宣传了党和政府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，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，迅速恢复了火药厂的生产。

1952年，郭德恒当选为大同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协商委员会委员。1954年，他当选为山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同年他主动向政府请求公私合营。在当时，主动提出公私合营的在全市尚属先例。公私合营后，名称定为“公私合营大同市自成一成火药厂”，政府任命郭德恒为厂长，公

代表王悦兴为副厂长。1955年，郭德恒任大同市民建主委、省政协常委。1958年，工厂改名为国营大同市自成一成火药厂，1961年又更名为大同市矿药厂。从此，大同市矿药厂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，于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；2003年，创工业总产值5870万元，实现利税880.3万元，向国家上缴利税686.1万元。

1957年，郭德恒被错划为右派，并被降职降薪，由厂长变为副厂长；1960年摘掉右派帽子，恢复原薪，任副厂长。他于1980年离职，同年5月当选大同市工商联主委、市民建主委、山西省工商联副主委；1984年起任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市政协副主席、山西省工商联第五届、第六届、第七届主委，全国工商联常委，全国政协第六届、七、八届委员；1985年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；1999年退休。2008年，郭德恒因病离世，享年92岁。

纵观郭德恒先生的一生，他从小就立志实业报国，经历了旧中国那种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和种种打击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逢人便说：“我是个大福之人，福是共产党和新中国给的，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，就没有我郭德恒。”他先后踊跃捐助城内排水、扶贫济困、购买国债、抗美援朝等，从事的火药事业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，可谓大同市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。

（《大同工商业》编纂办公室供稿，欢迎社会各界赐稿，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：pcsy22@163.com）

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 dtyungang@126.com